

中國禁毀小說百部

明清艷情禁毀小說系列

紅閨春夢

Hong Gui Chun Meng



中國禁毀小說百部

明清艷情禁毀小說系列

ZHONG GUO JIN HUI XIAO SHU BAI BU

《紅閨春夢》一名《繪芳園》，艷而不穢，但因其寫名士、重臣與妓女相戀，清廷認為有傷風化，故禁毀之。

時代文藝出版社

红 闺 春 梦

中 册

[清] 竹秋氏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明清艳情禁毁小说系列

绣楼春梦

绿牡丹

欢喜冤家

● 红闺春梦 (上中下)

续金瓶梅 (上下)

国色天香

五美缘

金屋梦 (上下)

蜃楼志 醉春风

凤凰池 绣球缘 风流和尚

二度梅全传 桃花艳史 八段锦

续艳异编 锦绣衣 风月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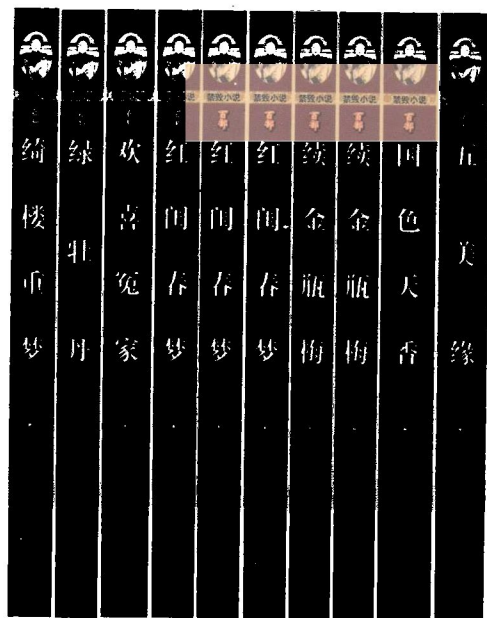
平山冷燕 梅兰佳话

万花楼

隔帘花影

图书策划：杨 光
责任编辑：姚佳余
装帧设计：小 曼

本册定价：26.80元



第二十六回

赏花灯随春遇艳

题画扇雅谑评歌

话说祝伯青、王兰二人，与一班翰詹科道新旧同年，预备一齐朝考。考毕，隔了数日，祝伯青得了内阁侍读；王兰受职编修，又因他考取得优，因放了浙江全省学政。又值下月是太后千秋圣诞，内外臣工，皆有升赏。云从龙升了大理寺少卿，江汉槎补了兵部主事，赏加五品衔；冯二郎补了刑部郎中，赏加四品衔；王兰又恩加了侍读衔；伯青加了正四品衔。一时诸同年世好，彼此道贺请酒，络绎不绝。伯青等人，各自欢喜。洪鼎材见女婿放了学差，大为喜悦，打点他出京的一切应用，趋奉尚恐不及，那里还计较？淘气的事，早已付之度外。连静仪小姐看待王兰都与前不同，自己反懊悔日前孟浪。果然他是有真才实学的，那一班同年，偏偏他得了试差，又考取得高，不怪他口出大言，想起来倒是我见识不到，小视他了。况且这一任学差做满，宦囊何愁不加倍充足？所以他任意使用，毫不吃紧。原来他胸中早有把握了。王兰见他父女近日格外亲热，多因我得了学差，以至如此，心内反觉可笑。

一日，伯青请了王兰、从龙、汉槎、二郎过来议论，发寄家书，与南京慧珠姐妹等人的信。从龙也具了禀启，寄与他妻父程公。众人亦公发一函，寄与小儒，无非叙说在京以及别后的情景。王兰又另信向小儒商议，此去浙江乃文人聚藪之地，取士不易，自家恐才识有限，幕中必须延请老手衡文，方无物议。甘又盘先生，今时名宿，意欲延请入幕，同往浙江等话。众人亦说者香此行，非请甘老同去不可。小儒虽与他宾主契合，诸事皆仰赖

甘老，一刻离不得他；然亦未能却者香之请。况小儒此番升摄藩篆，官阶虽大，不过承宣一切政务，非府县衙门簿书冗杂可比。甘老大可分身同者香一行。众人书信写齐，差了一名家丁，出京往南京投递，暂且不提。

单说太后千秋，半月以前，上谕禁城内外，大放花灯，又在午门外盖了一座永寿楼，迎奉太后登临赏玩。又命各衙门私第，及大小士庶人家，准其自行张挂灯彩，以示与民同乐之意。在京文武各官，是日多有赐宴。庶民七十以外者，悉准在永寿楼下叩祝千秋，并派员按名赏给顶戴银牌。此旨一下，合城官绅士庶，无不踊跃，四处搜觅奇巧上式灯彩花草，以备是夕应用。即那些小户人家，置备不起的，也要搭一个彩棚，挂几盏红纱灯，或用纸绒做就，各色飞禽走兽，与那灯匾灯牌等类。

到了圣诞这一日，黎明，诸官入宫朝贺赐宴已毕，各回私第。待至薄暮，大家小户，灯已点齐。街市上照耀如白昼相似。又闻得各处锣鼓喧天，笙簧盈耳，真乃不夜城开，琉璃境界，洵是盛世升平气象。伯青早约定从龙等三人，过来饮酒看灯。江公是当朝首相，大门外搭起灯棚，中设龙亭，棚下各样花灯鲜明夺目，合城的灯，要推江府第一，惊动四处百姓，都来观看，把街市都挤断了。伯青等五人席终，已是初更时分，一齐换了便服，带了数名小童，上街来游玩。只见人来人往，热闹非常，都夸赞江府的灯出奇夺趣。还有多少车轿往来，皆是各府第的内眷出来观灯。幸而京城里街道宽阔，尚不十分拥挤。

众人信步而行，只拣那灯多的处在走去。少顷到了通政司府前，见门外搭了一座小小灯棚，四角挂了八盏半旧的纱灯，都不甚明亮。棚内也设了一架龙亭，面前点了两对玻璃罩，灯棚外，坐着几名家丁，看守灯火，一半在那里垂头打盹。连街市上游人，此地都稀少了。汉槎向王兰笑道：“令岳何以如此省俭，殊失大员体统。”王兰道：“你还说他做甚么？天生的牛心古怪，不近人情；你说他省俭，不知他今晚点了这许多灯烛，亦算出了身

大汗，事后定有几天肉痛呢。”说得众人大笑起来。从龙道：“你这刻薄咀，也过于形容令岳太甚了！”

众人又往前走，不觉已至皇城。今夜是奉旨金吾不禁，许人出入；不过有数位值班侍卫官，领着几十名御林军兵在城前弹压。众人进了城，见一片灯火辉煌，尽是大内里做成各式奇形异相灯球，自与民家不同。当中一座永寿楼，高耸半天，楼上楼下挂有数万盏灯，又有两座鳌山，在楼之左右，上面人物花鸟，多用引线索丝，如活的一般。楼前又有一座玻璃牌楼，中间堆嵌着“万寿无疆”四个斗大的字，也点着灯牌。楼下众老民朝上叩贺。左边一起官，记名登册，当即给赏顶戴札照。九十以上者，赏给五品；八十以上者六品；七十以上者七品。右边一起官，按名赏赐银牌。万姓欢呼，声闻数里。

众人赏玩了一回，仍出了皇城，寻旧路而回。王兰忽然笑道：“我前日拜客至城西，见新砌了一家花园，叫做隐春园，内中房屋花草，极其精工。我打听过了，原来从苏州初到一起福庆堂名班，班头叫傅阿三，此人颇有积蓄，在城西砌造隐春园，开了戏园。他的班子，现在京中要推巨擘，生意很好。我也进去一观，果然脚色行头，色色俱精。班内有一个唱小生的，年纪最轻，叫做柳五官，今年十六岁；那日我见他做了一出《独占》，柳五官扮的是秦小官，演出一派待花魁的温柔，真唱得情致缠绵。那孩子又生的楚楚可怜，令人爱惜。起先京中唱戏的，本让小癸独步；我觉此次见了柳五官，小癸又逊却一筹。今夕遥想他园子里的灯，必然可观。就是有灯戏，也料不定。我们回去甚早，何妨至彼处一观？”众人听了多高兴起来，遂同向城西而来。

不多一刻，已至隐春园前，远远即见灯球排列如明星一般。又听得笙歌迭奏，纷纷的行人，都往隐春园去，口内说道：“今夜的戏却不可不看。据闻柳五官此刻已上台了。这个小东西上了台，看的人更多。我们须要速走一步，怕的迟了，没有座位。”伯青等听说，也急忙抢先进了园门，见无数彩灯高高下下，挂在

树上；连那假山上，都摆的灯，映得园内花木，倍添精神彩色。走过石桥，转了一个弯，是一方大大的空地，全用鹅卵石铺成道路。上面搭着五色彩棚；迎面一座平台，四面也挂了灯。伯青等觅了一付座头坐下，早有管园的，见众人气概轩昂，知是贵客，忙吩咐送上茶点，又呈上戏目请点。王兰道：“你班内柳五官上过台没有？”那人道：“下一出《拾画》，才是他的戏呢。”从龙道：“我们就点一出《叫画》，仍要柳五官扮，叫他辛苦些罢，我们是闻名来看他做戏的。再备一席酒来，不要多，只要精致。戏酒的价，加倍就是了。”那人应着，拿了戏目去了。少顷摆上酒来，那人又带着一个年轻戏子上来，给众人请安敬酒。王兰对众人道：“此即柳五官。”伯青忙拉五官在身畔坐下，细细打量一番，果真娇楚动人。而且眉目间生就清奇骨格，非寻常优伶一派。伯青握住他的手，问了年纪，遂在襟底下解下一块洋脂美玉同心如意小佩，递与五官手内道：“今日辛苦你了，也没甚物件给你，这块玉，倒还白净，你留着佩了顽罢。”柳五官见众人皆是翩翩美少，问他的话又和平温雅，全无贵介气习，遂笑嘻嘻立起道了谢，又斟了一巡酒道：“我要做戏去，爷们多坐一会儿，待我唱完了，再来伺候爷们的酒。”说罢，转身即走，又回头瞅了伯青一眼，急急的回戏房去了。

王兰抚掌道：“伯青独有投赠，而五官又答以临去秋波，那一转真乃彼此有心，情态毕露。伯青得毋效投桃之意乎？”从龙大笑道：“好个欲效投桃，一语双关，又能指出他两人心事，者香真是可儿。”伯青笑道：“天生此等尤物，有目共赏，就是给他个玉佩，也不算甚么。你们未免妒人太甚！”众人正在说笑，早见柳五官已扮了《拾画》上场，演得神情兼到，台下同声喝采；接连又唱《叫画》，更演出那痴情叫唤的形态。汉槎道：“恰恰五官也姓柳，我恐当日即真有个柳梦梅，断不及今日之柳五官。”从龙笑道：“子騫可谓以管蠡窥测天海了！岂未闻何地无才一语？焉见得柳梦梅不及柳五官？你难道当日会过柳梦梅的？”二郎接

口道：“你二人不必攀论今古之及不及，我有一句持平的话。遥想柳梦梅即真有其人，他住在岭南烟瘴地方，纵然生得秀雅，亦不能及今日之柳五官。你们可见目下广东人多带有三分西洋的神气；我独怪汤若士著撰《牡丹亭》一书，偏将柳梦梅说在岭南，是何意见？果真有柳杜当年之事，我却为丽娘抱屈。”汉槎拍手道：“是呀！我也这么想！”王兰笑道：“子骞、楚卿且慢自鸣得意，你们的争辩，皆系各执一见。若说岭南人尽是粗鄙人物，楚卿却言之太过。可知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。即如蛮烟瘴雨之乡，天地山川之灵秀，偶尔钟于一人，此人必然盖世居奇，乃是一定的道理。何可以地废人？作今日之柳五官而观，亦可；今日柳五官，即作当日之柳梦梅而观，亦可。子骞以为柳五官胜似柳梦梅，是据今日之见闻而言；在田又以柳梦梅安知不及柳五官，是从当日之设想而言；皆无不可。总之一句，各随其所好而已。庄子有言：‘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？’又曰：‘子非我，安知不知鱼之乐？’正可借释你们此时之争论。”伯青道：“你们的争论，均系平常；倒是听你这一篇翻驳文章，却是有趣。”

台上五官的戏已做完，卸了妆，仍至众人席上坐下，伯青递了一杯酒，与五官道：“你也唱乏了，吃杯润润喉咙。我们等你来进点饮食，也要散了。”五官道：“明日到爷们公馆内去请安，不知可要我去不要我去？”王兰道：“谁说不要你去？你明日如去，可先到祝大老爷处请安，不可辜负人家赠佩之意。”伯青笑道：“少说笑话。”对五官道：“我明日正欲代王大人饯行，请你去做个陪客。”五官抿着嘴笑道：“陪字不敢当，我明日理当去伺候着。”伯青给了戏酒的价，又叮咛五官来日定去，各自起身走出。五官直送到园外。伯青在路，即约定众人明日宴聚一天，兼代者香送行。众人都答应了，分头散去，一宿无话。

次早，从龙、王兰、二郎陆续俱至江府，伯青、汉槎接入内。茶罢，闲话了半晌，连儿上来道：“福庆堂的柳五官来了。”众人见五官已跟着进来，今日全身打扮，分外鲜艳。穿一件蜜色

湖绸薄绵长袍，外罩翠蓝大襟短褂，内衬绯绉比甲，下身着了水绿底衣，穿双满镶鳞扣云履，手内拿着一柄泥金摺扇，越显得面目较好，楚楚丰神。上前给众人请了安，在一张小机上坐下。王兰道：“今日你为何来迟？”五官笑道：“我清早即预备套车来的，谁知东府里王爷散朝，到我家里坐着，还要叫我随他去玩一天。因昨日约定你们，必然等着我。假说身子不大爽快，他才罢了。若非我撒个谎，今天还不得来呢。”从龙笑道：“五官真信人也！”说着，在他手内接过扇子，打开，见画着一株垂柳，底下几块石头，衬着五枝大红牡丹，周围一排短栏杆绕护。这一面题了多少诗词，尽是名公巨卿的手笔。中间还空着一块未题。从龙道：“倒画得有趣，隐然代你写照，是谁给你的？”五官道：“就是东府里王爷赏我的。这画也是他画的。我又请馆里一班人题了，你不见还缺着一块？若论题的人颇多，我不愿意的，他央着代我题，我还不赏脸呢。”从龙大笑道：“我欲请伯青代你一题，不知你愿意不愿意？”五官道：“今日特地带了这柄扇子出来，是要请他题的。”王兰咂嘴道：“我正想讨差，偏生你早觅定主顾；我如拦拗着要题，怕又是不赏脸。”五官扭转身子，笑道：“我不同你说，随便你们那一个，爱题即题上，没有事了。”

从龙立起，将扇子递与伯青道：“还是你题上罢。难得人家请你，不见者香与你抢买卖么？如被他抢了去，岂不辜负了五官来意？”王兰摇手道：“不希罕！不希罕！待我到了浙江，还怕没有趋炎附势的请我写字题件！我若不耐烦起来，那才是真不卖脸呢！”五官笑道：“你明日到了浙江，我也赶了去，偏寻一两件，找你去写去题，你回我一个不字，不怕你关防紧，我打到你学政衙门里去。你怎生奈何我？”引得众人拍掌大笑道：“说得不错。你真同他如此一闹，那时只好有屈学政大人摆不起尊重架子了！”王兰笑道：“我虽不赏脸于人，难得你肯赏脸于我，我不幸而得此赏脸，没说题写一两件，即终日叫我题写，我也愿意。你既如此取重于我，赶到浙江寻我题写，何妨这柄扇子，就赏脸与

我题上？你偏又要找伯青，却是何故？难道我到了浙江，比今日的手段，就高了些么？”

五官笑着，朝地下啐了一口道：“我也懒得与你斗嘴，横竖都是有理。究竟你们可代我题，不要我拿着扇子来请题，反惹得你们打趣我。”从龙道：“好呀！先代人家题了扇子，你们有理再叙。”回头命人取过笔砚，从龙亲自磨墨，向伯青道：“请题。”伯青笑着走近案前坐下，也不假思索，一挥而就，自己先拿起来看了看，对众人道：“题虽题了，总觉得不甚切当。这柄扇子，为我题污了。”二郎接与从龙等同看，念道：

揣摩色相写花王，为底名曾冠众芳？
十二栏杆时拥护，怕他风雨太猖狂。

众人齐声赞好。二郎道：“此诗妙在写出五官身分，所谓一经品题，声价十倍。”王兰笑道：“骂得结实，我适才与五官反驳了一阵，不是狂风即是妒雨了。我如做了风雨，要来蹂躏这牡丹，怕的伯青那十二栏杆，有些遮护不住。”说得众人狂笑不止。

时日已近午，连儿带着众家丁进来，摆开桌椅，上了酒肴。今日为王兰饯别，推他首座。五官坐了末位。席间又说到梅仙当日的故事。五官愀然不乐道：“我也常闻人说起，先有个唱小旦的，叫做金梅仙，色技兼佳，被一个人代他赎身去了。原来就是你们代他赎身的。这姓金的，何等造化，遇见你们，脱牢笼。我就没得这么一个知音，为我赎身。我也是一般人生父母的遗体，谁愿干这下贱勾当？自幼命苦，卖入戏班子里，要想同姓金的那般际遇，今生今世都难了。”说着，不禁眼眶一红，流下泪来，忙取出帕子拭了。众人亦各各叹息。

伯青道：“五官，不要伤悲，你这样一个人，还愁没有人日后代你赎身么？各人的际遇，早迟不定。即如梅仙，他认识的人也不少，竟未遇着人代他赎了身，不是心有馀而力不足，即是他

师父争价等等，耽误了下去。说起来，亦是巧事。前年我们进京，就认得他了，并未提及贱身的话。待到我们出京前一日，他未代我们送行，方谈起此事，去向他师父一说即成。次早，匆匆的就随着我们到了南京。现在住在我府里，帮同老家人祝安料理外务。他为人本好，竟是无人不喜欢他。连我家老太爷，都说他好，仔细想来，可见万事皆由天定，非关人力计较。你今年纪甚小，耐烦着一二年，自然有个知音来代你谋干。我原说未来的事，是料不定的，今日你同我们说着，明日即有人代你贱身亦未可知。我只怕你师父傅阿三不肯放手，那就难了。”

五官将头一扭道：“你这句却错了。那些领班的，有几个好人？不过买了人家不爱惜肉疼的儿子，不顾死活，强打硬逼，教会了数出戏，赚来银钱，供他受用。我们再过几年人也大了，戏也不能唱了，他还肯养活我们吃他闲饭么？亦是将高就低推脱出去。他现成的得宗身价，好再去买那年轻的来顶替。你还认做他们是肉心肠么？就是那自家亲生儿子，得了价，也是卖的。何况我们是他银钱买来的？他都要算就一本十利，才肯丢手呢。他们的心肠，比铁石还要硬些！”伯青点了点头道：“你说的话，细想一丝不错，真真可怜，好歹你且忍耐，倘或遇着知音，跳出罗网便罢；若无其人，我们从长计较，多要替你设条善策，脱离这樊笼。我们此时在京供职，是不能妄为的。一二年内，我等这数人中，得了外任，你仍然还是唱戏，定见带你出京。即如王大人，虽然放了学差，无奈他是个钦差官儿，任满仍要回京。况学政任上，官幕家丁，多是有数目的；关防衙门，不敢私自多带一人。”

五官听说，转悲为喜道：“承你的美意，我好歹都守着你们，一切不可见我此时伤感，用假话来安慰我，及至放了外任，又不顾我了。我那是不依的。我即一头撞死在你面前，看你可忍不忍！”二郎大笑道：“五官一团憨稚之气，却真可爱。非是我代伯青说，他既允了你，断不致失信的。前次梅仙的师父，知道他即要出京，故意高抬身价来挟制他，伯青还任性的去做。你不必愁他失

信，倒是平时试探着你师父的口气，要多少身价，方可丢手。我们一得机会，即可筹划，免得临时又受他的挟制。你只管放心，我代伯青作保，再无反悔。今日原是找了你来代王大人饯行，作个陪客，要大人乐这一天。你们反唧唧啾啾，说出若干败兴的话，岂不无趣？好在这件事，亦非日内可定局的，计议的日期多着呢。”二郎一番话，连五官都笑了。

众人即传杯畅饮热闹起来。从龙又问五官：“会唱多少戏曲？可知目下有个无名氏，谱出一套《昙花影》，词曲甚佳？据说此人乃浙江人氏，是个不第秀才，后因灰了名心，佯狂傲世，谱演出这《昙花影》，尽将胸中积的不平，假诸词曲，一舒抑郁。刻下京中唱此曲者颇多，你想该知道的？”五官道：“你只知《昙花影》，尚不知如今续出了两部《昙花续影》、《昙花合影》，较之初部，词曲尤佳。今时名公巨卿，无不传述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况且此人出身，我比你晓得详细，并非不第秀才。此人博览书史，目空当世；争奈命途多舛，连一衿都不可得。是以忿志投笔，适逢粤寇作乱，立有微功，得了个郡丞之职。彼又恨不从诗书出身，懒于折腰。据闻已有了省分，他坚辞归田，终日以诗酒自娱。又著述这三部词曲，以明己非无用之才，惜命不如人耳。”从龙大喜道：“我竟不知又添了《续影》、《合影》两部。你既赞好，想必是好的了。若说其人系由平粤案内保荐的人员，我怎么不知其人？他定是在荆州将军那边营内保举的。我们且不必查问此人出身，我平时亦常留心词曲，你何妨把那续的两部上，择其尤者，试说一二呢？”众人听了，也都催着五官说来，大家听听。五官道：“即如《续影》上的《痴絮》一阙，我最爱他那词丽而工，艳不伤雅，又复音悲韵远，情致绵长。”遂念道：

〔临镜序〕（小生）遇奇葩，姿容宛似玉无瑕；
怜煞他，宜笑宜嗔，一任那旁人狎。书生命薄，偏消受
娇娃；步轻轻，腰似柳；身怯怯，貌如花。万种难描

写，一事心头挂。论情性，有些磨牙。

[不是路] 风动窗纱；袅袅炉烟小篆斜，见一带图书架，辉煌四壁灿云霞。志休奢，小坐闺中，已觉神仙亚。月影空庭静不哗，阵阵飘兰麝，嫦娥可否回鸾驾？顿增情惹。

[十二红] 一级一级层楼下，莲印莲印步生花；淡妆素服多潇洒，妖冶正青春二八年华。好似飞琼鹤至，好似彩鸾虎跨，好似桃根美眷，好似绿萼仙葩；但愿任生任死总无差。花虽谢，烟能化，难折此情芽；早结同心发，最是晓妆窥镜，却堪爱鬓似堆鸦。最是卷帘倚槛，真不愧貌可羞花。风流只在人幽雅，那粉白脂红，又何须藉，我怎把几桩心事诉闺娃？怕又引出多端话，恶语防伊背后加！俺这索由他罢。常同我坐茜纱，爱含情，半抱弄琵琶。音高处，和者寡，有时儿炉火煮新茶。闲聊趣谑任喧哗，他惟有笑也邪。

[节节高] 谯鼓楼四挝，动咨嗟，敲窗疑是人归也，原来是风檐铁马，仍虚假，空欢迓。当阶月冷平窗榭，天仙未返紫云车，心终挂。嗤俺望得眼巴巴，今宵捱煞长更夜！

[尾声] 低言自语人如傻，欲到巫山梦已赊，苦煞我春宵一刻千金价！

从龙听毕，点首嗟赏不已道：“此曲可称绝调，不愧脍炙人口。”汉槎道：“我于词曲，虽不了了，然其字句工丽处，我却能领略，真不负五官赞赏。”柳五官笑道：“他仍有《合影》上的暑戏一套，说出来你们更要赞好呢。”遂又念道：

[一枝花] (花旦) 日午正当天，湿透罗衫汗；荷亭凉爱纳，来深院尽启庭轩，风过吹人倦；半倚栏

杆，呼婢休摇纨扇！

〔红衲袄〕（众旦）爱冤家，俏美颜，结三生，成夙愿。我与你山盟海誓千千遍，你缘何贪着闲花把心改变！枉与你在香闺同欢笑，共兰帏，同缱绻，不怨多才薄幸，只怨缘分浅！但愿你后妻房，比我贤！

〔前腔〕美莺莺，解佩环，在西厢两情恋。双文是云鬟半髻娇声喘，君瑞是任意风流人不倦。一个是摆柳腰故轻轻，一个是荡花心偏款款；苦煞红娘户外，忍把香津咽！只到了透灵犀一点鲜！

〔宜春乐〕宜春令池中去采红莲，卷裳衣轻摇画船，悄呼同伴，鸳鸯稳宿勾人盼。听声声，好鸟枝头，见对对游鱼水面。大胜乐波浪如练，娇腔婉转，共唱田田。

〔太师引〕（花旦）笑声喧，低声唤，爱扁舟中流往还。一边是重台夸玩，一边是并蒂争妍。人来叶底花如面，共折处，藕臂双弯，休蹂践，凌波欲仙。看竞献庭前，齐摇金钏！

〔尾腔〕多将瓜李排窗案，休扰俺家半晌眠。只恨那，隔院槐阴噪晚蝉。

众人听五官念完，齐声称妙。从龙道：“你明日可将这《绀影》、《合影》两部曲本，借我一观，得窥全豹？”五官答应。众人又痛饮了一回方已。饭罢，散坐盘桓。王兰又取过一支竹笛吹着，央五官唱了几套戏曲。时日已西沉，家丁点齐灯烛，摆上晚宴。众人重复入座饮酒，直吃到三更，五官方起辞，套车回家。

次日，从龙、二郎等人，轮流作钱。王兰又复众人的席，皆有五官在座。足足闹了数日。王兰因赴浙日期在即，不敢多留，打点请训出京。恐前次请甘誓的信未到南京，又恐小儒不放他同

行，在出京先一日，又发一封信到小儒处。欲知小儒先后接着王兰来信，可肯放甘誓同往浙江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七回

美兰姑屈身酬知己

老甘誓抵掌快论文

话说陈小儒在杭州接着祝伯青等人的书信，并知王兰放了浙省学政，甚为欢喜。又见王兰的另信，要请甘誓到他任所，笑道：“者香也爱上这老儿！但是甘老脾气古怪，不知他肯去与否？且到南京再议。”忙写了回书，交与来人而去。自己因起程日期在即，又奉熊公的催行文书，不敢逗留。次日，走辞各亲友，带了方夫人等扬帆东下。

此番小儒是实任宁藩，一至苏州本境，那沿途的地方官得了信，多赶来迎接，加倍趋跄。小儒入城，谒过巡抚，无多耽搁。一路专行，这日已至南京。早有江宁府属各官，以及本衙门书役人等，出城十里，来接小儒。进了城，先封了公馆住下。来日，即去禀见熊公，择吉好准备接印任事。晚间即将王兰的信取出，与甘誓商议。甘誓笑道：“老夫耄矣，无能为也。况浙省乃人才萃聚，岂可轻言衡文？可烦代辞王学政罢。”小儒道：“又盘先生毋庸过谦，不可负了者香谆谆请驾之意。者香仰企已久，所以奉邀同往衡文，品评优劣，可以服众。你如执意推辞，者香又要怪我从中有意阻挠，明许暗却了。”甘誓屈不过小儒相劝，只得答应。小儒即吩咐人代甘誓收拾行装。不一日王兰已至南京，先去拜会小儒，知甘誓应许同行，好生欢喜。忙备敦请关聘，亲自送去。又在南京耽搁了数日，与甘誓同往浙江去了。小儒择定吉日，接了藩篆。因旧任交代未清，一时不能让篆衙门，仍与方夫人等在公馆内居住。

这日方夫人正坐在房内，忽见小婢进来回道：“外面有男女